



09972

郝文忠公集卷十

元郝經著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涇縣潘錫恩校

齊聖齋

經頓首再拜啟日幸一拜得聞高誼望江漢之驚瀾漸伊洛之餘波晉之鄙人庶幾終用楚材以爲堂構造大成之室求仲尼之意然羽毛齒角其肯傾困倒廩而遂畀之乎垂橐而入必捆載而後歸爾靖康之亂吾道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漢自江漢入于閩越百有餘年之間蟬聯荆楚蔓衍巴蜀蠡湧旁魄彌亘嶺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極則復北矣蓋天之道也於是近歲以來吳楚巴蜀之儒與其書浸滂而北至于秦雍復入于伊洛泛入三晉齊魯遂至燕雲遼海之間而先生巍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從景附又爲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見則道之復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

一

北雖存乎運數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而經牽制於時不能奉杖履備弟子之列抑又何不幸耶不能親炙而以書先生其忍棄之哉經自十有六始知爲學今復十有餘年矣世之科舉文章記問之學強勉爲之弗好也非六經孔孟之書弗讀也富貴利達紛華之事弗志也獨於性分之內求之甚力體察之甚熟究竟之甚專第恨諸儒之說相與雜亂使自信之弗篤也敢以爲質乎夫道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玉靜壽者也統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靜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祇一道焉爾又何有論說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靜純粹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書曰惟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性之善詩書已言之矣孔子曰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性之善孔子備言之矣於是孟子道性斷然以爲善而不惑而以己天下萬世之惑也苟卿大儒也學孔子者也而謂之惡揚子雲大儒也學孔孟者也而謂之善惡混始惑于情而以氣質之稟受者爲言於是大起天下後世之惑至于今而不已也至今先儒謂性非學者所急又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於是不言性縱或言之不過夫性習之說不辨夫理性與夫氣質之別遂謂揚子雲之善惡混爲最得又謂論性之差自孟子始孟子不當定名爲善復談空說無入于老佛氏皆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又在荀揚之下矣是以人之有性不能自知自盡而至于命其說不可復聞矣自漢至唐八九百年得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一

二

大儒韓子始以仁義爲性復乎孔子孟子之言其原性一篇高出荀揚之上至其徒李翱爲復性書反復於中庸大學之間以復乎曾子子思之言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自唐至宋復四五百年得大儒周子邵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書明六經孔孟之旨接續不傳之妙論道論理論才論氣論質論情又備於韓子之書皆先儒所未道者又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由宋迄今朔南分裂復二百餘年矣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哀然傳道於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也又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性理問學之本也敢以書爲請不大鄙外以爲可教則幸教焉指其要歸焉則幸甚矣經雖不佞亦敢爲北方學者之倡使吾道復明于中國兼晉楚之富必不乾沒先生之材矣經再拜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今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有文章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祿其心組織其辭質日斲僞日翔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陷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學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矣背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訕而羣議矣是以箝口重足而不敢言動焉日舍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駭置之隅坐霽以懌色煦以春言鼠腹而旣果然矣再日而再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書揭囊倒篋啟之以開廓正大之論正襟而讀之默而思之乃知吾道之果不亡學之果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愚之

乾坤正氣集

卷第十一

三

素所蓄而不敢發可熟數之於前矣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乎哉幼而學長而立也邇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鳥獸魚鼈屑屑之物也猶皆有用也蜂蠆虵虺毒世之物也猶皆有用也靈而爲人學而爲士夫乃反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豕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享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焉吾誦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顛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衄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于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蓋自佛老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自得之

學道人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內輕而外重外重矣憚乎其難矣侈於物而銜於人矣文章之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無用也嗟乎不耕鑿不蠶織而衣食者謂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甚哉天下之龔訛踵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民已弊無有爲拯而藥之者之士也方相軋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伏觀先生韓子辨正統例還山歌學志洋洋灑灑若括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夭闕而遂承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謂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乎經載拜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一

四

與撤彥舉論詩書

經白昨得足下詩一卷瑰麗奇偉固非時輩所及然工於句字而乏風格故有可論者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爲風雅故攄寫襟素託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託於澗花野草風雲月露之中莫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依違而不正言吞惟而不迫切若初無與於己而讀之者感歎激發始知己之有罪焉故三代之際於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爲王政之本焉觀聖人之所刪定至于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詠性情者祇見三百篇爾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讒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

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尙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沉鬱頓挫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鏤織組之才有縱入橫出之變有幽麗靜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快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爲之哉先爲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味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於是近世又儘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爲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晚唐轟轟隱隱啾啾喧聒八句一絕競自爲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嚙拉於齒牙之間者祇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鳳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鬪釘排比而以爲工驚嚇喝喊而以爲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黃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風雅之作哉足下之雋不爲不工不爲不奇殆亦未免近世辭人之詩願熟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祇讀李杜蘇黃盡去近世辭章數年之後高詠吟臺之上則必非復吳下阿蒙矣經再拜

答馮文伯書

十二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謹載拜復書于文伯幕府執事往歲車乘過保氣阜色瑩心感意孚有古所謂氣焉相許不待言而喻者

近復領書所以賁績于塵稿者甚厚諄諄灌灌所以劇厲于茅塞者甚切而明也抑其所謂俟時而動不至猖蹶於愚志固然而閉滯辟左有猶未達焉者其以經爲有意於冒進耶抑又動作云爲不時乎中形似乎妄吾子得以窺之也經之問學疏蹈道淺失慮左見理未熟而齒穉動不時乎中則有之矣其貪冒妄進枉尋直尺昧於一行倖於詭獲蓋亦有之矣而反求之身殆未之見也孰不爲動顧其幾何如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可乘之幾而不動後時之悔無及也未見其幾而妄爲之動惡足以爲有志之士乎哉君子誦書學道砥節礪行其修己切其植身正固期有用而不與草木腐埃塵飛安忍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救也學而有用亦不脅肩諂笑于未同以求試乎用不以天民爲己任而自私也夫有用之學必有可乘之幾而後動進退雍容必有可觀巍巍

堂堂必有可立其致君其裕民其行己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焉而後起孔明抱膝長吟時人莫測昭烈三往焉而後應彼非敢以布衣偃然而傲萬乘也俟幾與時耳湯仁而漢義是可爲之時也夏暴而魏篡是可乘之幾也於是奮然而起卒之乎有殷配天庸蜀繼漢悶肆尊顯莫之與京吾子所厭聞而飫道經亦所竊受教於君子者也經不佞雖不敢望其輝光而亦不至顛沛妄冒周章失措養之久而傾之亟遂以失己而辱吾徒墮吾道虧喪聲實委斯文於地也經自十有六束髮學道非先秦之書弗讀也非聖人之言弗好也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而行之殆六七年六經旣治思有以奮然而復古也於是作古文不爲流俗所爲蓋自孔

子沒異端作楊墨行而聖人之道衰二漢亡佛老盛而聖人之道絕文章工語言麗俗學驚而六經之義晦故忘其非陋斷然欲有以樹立揭世左馳而不顧償忤百折而不鋤塞吾道之衝盤桓而不進飢寒迫於身而不恤合則進否則止苟遂不合則將委世長往抱明月以孤鶩吸清風而高蹈續聖賢之墜緒傳之無窮亦不至於失己而委斯文於地也奈之何家君戴白而無菽水之奉爲子之職分未盡也二弟幼孱婚娶未畢爲兄之義未盡也爲人子而事父未能爲人兄而撫幼未能惡在其爲道也是以低眉俛首爲人講讀餬其口於四方以養老以畜幼以俟時之幾而不以爲愧恥其自視猶愈於抱關擊柝者也雖然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不犯非禮不爲不義以業自食亦不至於失己而委斯文於地也士信於知己非高明而敢爲警言若是哉惟高明亮恕焉經載拜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士

七

上趙經略書

月日陵川郝經謹齋沐再拜獻書于大行臺經略相公閣下經自前歲八月到杞杞屬部內尤密邇京邑擬額地一拜而布衣疏遠天淵懸而海山隔進而止者屢矣於是默默以思以爲士雖貧賤而傳言之禮不可廢昔韓文公大儒也三上書宰相以自論薦非戚戚貧賤而汲汲富貴躁舉妄進自輕而失己也士束髮學道期於有用豈坐視天民腐同草木噤不一鳴瘞九原而已乎故范仲淹有三年之喪而言事不已或者謂之曰此豈言事時耶仲淹曰士豈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其意以爲天與己者大己不敢私而小之也一身之戚小而天下之憂大也發憂宗周而不恤其緯矧於士乎哉經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今幾二十年矣失道左見與時背馳亦自知其無用也身之弗修學之弗成親之弗能養家

之弗能庇天下於我何有雖然遂欲自棄亦自不忍明天子賢王公在上區區之言可遂已矣今又以事將北轍去執事日益遠胸中之蘊蓄者日益甚不避僭越挾撻剪蕘驪首振袂瞻望清光積年耿耿可熟數之前乎夫見天下之幾者能應天下之時撫幾應時而不失焉者能成天下之事業見其幾失其時事業弗立也遇其時失其幾事業弗立也有其幾有其時非其人事業弗立也故豪傑龐艾而無幾與時雖匱奇抱異瑰奇偉岸欲不待文王而興而知不可爲卽退而窮處與物無競亦不强爲以速自弊姦充驚孽有幾有時不乘之以正應之以道侈然自肆卒錯天下於禍亂散骸熟爛龍斷詭獲見其幾愉愉而弗乘遇其時苟且而弗應解弛舒緩不能固結人心痿痺國體銷鑠國勢卒之乎天下寢以滅亡幾乎時乎其惟人乎幾與時未嘗無由漢唐以來千有餘歲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一

八

百年而一來者有五六十年而一來者有三四年而一來者有繼日賡月叢會而疊來者惟人也不可知故有百年之治而復有百年之亂有五六十年之治復有五六十年之亂亂方弭而復興治方成而遽壞卒不善治生民不免於塗炭有志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國家光有天下四十餘年矣奮起北土奄有燕雲據建瓴之勢以強馭弱遂有河朔比之湯毫周豐高帝之漢中光武之河內不旣大矣乎政治之幾一來而弗乘也并西夏克遼東服齊魯定關中瞰陝窺洛張爲龍形蟠亘萬里析天下之脊扼天下之吭而撫其背稍霽威息民足以善治也政治之幾再來而弗乘也繼而蹂荆襄覆汴蔡滅金逼宋有天下十之八降壽春破襄陽舉漢中入成都俘西域形勢旣定混一有期棄襟帶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舍二帝三王之墟而觀兵海外其于天下以爲不足治也歟

既往之幾不可追已幾之來無窮因勢成幾如水之有源遇風而爲波也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後來者如先而未嘗絕也如或見之又可失之乎往歲天子踐祚廓清宇內更革弊政振舉綱維修明統紀收僞符命汰濫郵傳責已肆赦與天下更始舉燕雲之南畷之執事湔濯舊汙解釋紛糾藥其瘡痍新其耳目不期月而報政致治之幾復來而又大弟開府都督諸軍天下翕然望治嚴穴幽隱莫不彈冠振纓引領拭目將以窺太平之盛也徵車絡繹登崇俊良冠蓋弓旌相望於道則朝廷有意於斯民至厚也可謂能乘致治之幾而應致治之時矣惜乎願治之速進人未盡其選而挾術射利誤蒼生之姦假王之命成其詐謀天誘其衷隨舉輒敗不念朝廷用人愛民之意欲欺天下而卒自欺跋胡蹙尾頓躓狼籍宜矣雖然致治之幾猶在也有如執事之雄剛正大挺不世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

九

資任天下之重幹斗極之運會開吾道之榛塞特立獨行不流不倚挽回元氣春我諸華立志而行之以終用人而加之以審收攬俊乂進用老成張本汴洛爲天下倡至治有期矣天下之士沒蒿萊局墊隘有年矣苟遇明時孰不欲刮磨振厲以自効矧於執事嶷然而爲之倡乎旭日始旦羣陰自伏震雷一驚勾萌盡達嗚呼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捨執事其將安歸撫幾應時執事之事也談王道議國政士夫之職也是以敢爲是言而不忌也異日執事成天下之事業生民樂生雍雍皞皞經又何敢言哉鼓舞康衢謳吟聖世守太行之敝廬足所願矣誓言滋蔓瀆浼高明惶惶懼懼經再拜

爲家君請命書

維丙辰夏五月辛卯朔二十一日辛亥不孝男經等頓首拜手言

惟天降監篤棐于有忱肆經敢誕顛于天時台郝宗殷庶□罔顯
惟曾伯王父及余王父浚源于茲文而大余宗本支肆羨亦罔顯
于世天步惟艱厄于南河折于析崩又剝于克殘幾具盡厥類大
割余宗惟遺余孱父俾纘厥緒是天大造不敢不敬是亦天大賚
不敢不應若斷菑孽覬于春有夏以考天惠肆逮余冲愚以承以
遂而天弗弔集疾厥躬惘鰥于厥中乃在牀第如楚如刈弗克興
以寤至于彌畱若天斷厥命不宜俾遺以育俾墜厥宗具盡于南
河旣遺以育是天弗斷命乃有大造于余宗若稽考則亦宜引年
俾考終命惟天有明命非台敢私于親越惟余父自時厥立適大
艱于身乃奉王父涉于北河于厥喪復奉于宗塋突于戎兵逸于
寇場罔敢追死于佚以考其子義旣金墜厥命俘于南河梗蹄于
邁饑饉喪亂跋涉流亡撫余及弟妹艱關百至以盡其父義四十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

十

有五年而無一日之燕惟天降監越經之年有斷以引父命畀余
以終養余聞曰始於憂勤終於佚樂若弗引是憂勤以殄獨于余
父敢罄究私昧以迓續父命惟天畀矜閔用宏生

萬卷樓記

萬卷樓順天賈侯藏書之所也曰萬卷殆不啻萬焉不啻萬而曰萬者舉成數也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傑閥起於是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各萬焉鳩民者保家者聚而爲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女以爲已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爲己業者又各萬焉侯則獨不然息民保境禮賢聚書勸學事師而已於是取衆人之所棄以爲己有河朔之書盡往歸之故侯之萬者獨書焉河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淮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故南北之書皆入侯府不啻數萬卷焉始貯于室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一

室則盈貯于堂堂則溢乃作樓藏之樓旣成盡以卷帙置其上而爲之第別而爲九六經則居上上尊經也傳注則居上中後傳也諸子則居上下經之餘也歷代史居中上亞六經也雜傳記居中中次史也諸儒史論居中下史之餘也先正文集及諸著述居下上經史之餘也百家衆流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則居下中皆書之支流餘裔也其法書名畫則居下下藝成而下也櫛比鱗次高切星漢人之文與天文際私家之藏幾踰祕監故賈侯之書甲天下方干戈壤亂經籍委地侯獨力爲捫拾吾道賴以不亡雖孔氏之壁河間之府不是過也彼富貴者之樓管絃樽俎肴核几席登覽燕集之具充焉侯之樓則古聖今賢大經格言修身治世之典積焉時順天之治嘗最諸道推爲鉅公偉人而又樂賢下士切切於收覽遺書爲志故天下之人益以此賢侯侯旣貯書于

樓謂其將佐曰昔蔡中郎書籍畀之王粲而粲卒名世今吾之書若是無有所畀適足以爲蠹魚之食不免墮檐之譏矣吾聞郝氏子經嗜書力學吾將畀之鞅掌之隙亦得竊聽焉時經寓居鐵佛寺之南堂坐徹明者五年矣以書幣邀致其府於樓之側築堂曰中和盡以樓之書見付使肆其觀覽侯則時令講解一編輒曰吾之書有歸矣吾不爲書肆矣向吾之書貯于樓中今則貯于之腹中向者大聖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則布諸子之心矣子其摘光揭耀俾吾之書用于世以濟斯民則子之腹乃萬世之府也不然則亦蠹魚之穴墮檐之樓爾子其勉之經再拜謝其不克負荷每爲流涕感刻曰經舉家之盎缶不能購一經故每區區晨夜叩人之門藉書以爲學今侯以數十年之勤數萬卷之多盡以見畀雖笑之盛意豈非天邪如忘忽自棄以多書而不能如無書之初心業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二

不能勤而卒無有成則非負侯是負天也復何以立於世哉故書侯聚書起樓及畀經爲學之義以爲記以明侯之德且以自警庶幾終不負侯云樓成於丙申之秋經之處侯之門則癸卯之冬文成之日則甲辰之春也三月二十日門下士陵川郝經謹記

趙簡子廟記

滿城故隸易州金源氏以保州爲燕都畿內節鎮升爲順天軍故復爲順天屬邑縣北有古城故縣也城之東闡獨高其上有廟廟有像其下大聚落曰城東居民以廟爲簡子廟亦不知簡子爲何神歲時祈賽零告雨澤昭靈響答以古廟圯侈易而新之請某辨其故而揭神之名按易州古燕南之境也古保州趙之北境也當七國時趙爲長城以限燕在易水之南今自遂城安肅亘出雄鄭之間長城猶呀侈繇絡而滿城在西山之阿長城之內則爲趙地

無疑而簡子則晉趙鞅也保州西北十里許曰廉梁有趙將廉頗廟去滿城三十里而近俱爲趙臣廟于趙邊爲有徵矣然而賢若文子雄若武靈王而不祀千六七百年獨簡子世祀于趙人何哉蓋趙鞅首并邯鄲逐范中行氏遂成三晉則開國之主也故趙人特祀于邊以旌其功居民因之遂爲世祀至宋有國趙之自出而宣祖則保州人其上世陵寢皆在州城之東其族緒則布于涿易之間及與契丹疆白溝而保州宿重兵楊延朗諸將控扼西山而滿城爲襟喉且雞距一畝二泉巧爲塘濼以限突騎又爲宋之重邊要害簡子之廟必崇爲明祀載祀典矣故至于今而不廢也夫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積千年之誠敬于其故土則其神必靈宜乎呵禁一方沛澤而禦厲況其常爲霸國之政以爲諸侯盟主長吳伐齊誅君側之惡乎其世祀也宜哉居民父老請書之壁以告後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三

之人使知神之爲晉大夫趙簡子也故書年月日陵川郝經記

醉經記

誦誣詭幻邪辟醉乎異端而不自知者也快殘賊忍殺戮醉夫凶冥而不自知者也役趨走飾于佞醉夫勢利而不自知者也汨聲色溺朝市醉乎物欲而不自知者也噫人知夫酒之醉人也又惡知其醉於此者哉蓋義理之不明性之不率而淪於嗜慾有所不知也人以血氣而生豈無嗜慾特所嗜者之有差耳是以蔽于是而不知也欲知嗜慾之差免夫四者之患必先明義理以率性欲明義理以率性莫先乎經經也者聖人之所盡心醇乎義理而爲言者也知義理之所醇嗜而醉之夫豈有差哉人受天地之中得至善之性其心之所同然者義理也苟蔽於物而惑於私則性之善者心之所同者皆亡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乃立教以修道

布之方策使人人得以自新其哀我也亦至矣則人可以自暴自棄乎必當明聖人之經以踐其跡以求其心由仁義中正之道極純粹至善之理則知吾性之盡焉者止夫是理是理之盡焉者止夫是經惡得而不嗜哉亦猶嗜酒者之得酒也是以寤夜而思之篤信而守之造次而行之卒以脫嗜慾之私造正大高明之域見於用者則可致於民而格於天徵於色者則已醉於面而盜於背川魚雲鳥純純其天而浩浩其淵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又似夫嗜酒者之醉也雖然嗜酒而醉者愈醉而愈迷嗜經而醉者愈醉而愈明與其醉酒而迷曷若醉經而明也然醉酒而迷者猶愈夫醉嗜慾之差者也嗜酒而醉夕醉而且則醒矣醉夫嗜慾之差者雖老死而不能止又將害天下與來世也嗚呼自伏犧而下道在聖人自孔子而下道在六經今之人既不得聖人而親炙之幸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四

得遺經於千載之後乃求而深索已之本然之質至善之性猶懼其亡也又可陷於異端而恣於凶冥溺於勢利而惑於物欲乎故取文中子心若醉六經之言作醉經記庶使自暴自棄者聞吾風聲收其放心全其良心亦有志乎堯舜其君民也乙巳秋八月記

鄰野堂記

野之處有二焉有窮於野而道於心者有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何以言之討幽而山阻深而泉翦芟而嶠以林繚垣而阿與磐而笑傲焉偃息焉鬱焉嬉焉而飲食焉進而獲覆行而獲尼抱道懷材而不遇蘊德匱奇而肥遯者如是而可也是窮於野而道於心矣故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業以鋤於身無德以光于行無材以用于世而據名山挾大川擅高腴之地鬼蜮其志而麋鹿其形徜徉磐薄以異於時以高於天下以動

於王公大人由是而言得非爲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乎安在其爲野處也故傳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余常以是自訟處野之道乙巳秋魯伯自燕來以孝純張君之書示余云近卜居于故宮基構一室迴絕塵鬩糞壁而開途剗草而植卉雖在燕城實有野處之趣故名其室曰鄰野言非野而鄰於野也吾子其志之余嘉其旣不在野亦不在市旣得其道而又得其趣也故附自訟之說以爲記又爲歌曰堂乎堂乎古則朝而今則野是孰爲之必有致之者有口張君器則青雲籍荃而佩蘭詩秋而酒春彼人翁翁兮朝埃而暮塵鄰堂寂兮而與野鄰又胡爲乎生麟而死齋冬十有一月陵州藏經記

種德園記

伊人之生耨地耕天何種之多也而小焉者不能以之大惡焉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五

不能以之善偏汙蔽窒者而不能以之備種乎此而遺乎彼種乎彼而遺乎此種焉者而不種不種焉者而種是以擾擾紛紛皆有所種而不知所以種也堂堂天地命吾民以懿德含宏光大無所不在有公明純愛之仁有制宰施爲之義有別嫌疑辨上下之禮有照耀昭晰之智實而守之之信如是之大而如是之善也固宜於閭而屋漏之中顯而廟堂之上紛拂焉而淪潰之日炬赫焉而權勢之時傾焉揭焉而顛沛流離之際雖一言一動一政一事皆灌溉封植而有以種之全天之所畀不芟刈蘊崇忽而自暴也故或以之聖或以之賢或以之有國或以之有天下而昧者惑者則不知也方種卉木以取材種貨寶以取贏種黍稷以取食而不知有大者焉種培克以取利種機穽以取獲種阿諛詔僞以取容姦宄回邪以取位甚焉者種嗜欲以喪身種驕淫以喪家種侈肆以

喪國種崩析以喪天下而不知有善焉者俾固有之德湮沒茫昧
漠乎葬于九泉泯焉而不聞也意小而惡者已甚矣或者又翹私
智尙德之名而無其實詭言飾行倖獲而僥利坐而堯都起而舜
俞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惟人是悅而惟獲是務不能種之而
反害焉其愈於小而惡者乎趙氏燕廡仕之家也汲古先生置園
別第繚園而卉木發闢館而泉石列不務嬉游而不嗇宴樂有意
乎推本之而種夫德也故名之曰種德將由名以致實張本乎是
圃必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而後已搢紳先生皆有詩文以誦之丁
未夏敬君鼎臣自燕致命于僕以爲記僕亦冀夫種德之慶繁衍
之盛集乎趙氏之門而有以徵之爲天下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知夫種德之目故蔓衍而爲是言夏至日陵川郝經謹記

臨漪亭記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二

六

雞水控常山而東穴保而入激爲流疏爲渠潏爲陂浸而爲溪析
而爲塘臺樓亭觀雄列傑峙者歸如也別流派布由于戶喬侯之
第園而出出而東則亭亭則侯之別第也面水者三右池而左洄
屋重而廡列鱗淥漪然勝曰臨漪茂樹葱鬱異卉芴蓓庚伏冠衣
清風戛然迥不知暑澄瀾蕩漾簾戶疏越魚泳而鳥翔城市囂囂
而得三湘七澤之樂可謂勝地矣歲丁未六月朔侯之仲子德玉
者請余爲記余曰火雲燎天山灰海沸而是亭之上觴豆濟濟李
沉瓜浮琴間而奕危曳絺麾塵隱語談笑粲然而四列也樂乎哉
有敵曰橫梁被甲而趨者矣有負耒耜痔錢縛揮汗而喘者矣翠
波漪風綠陰鑱日蔗漿沉水玉榼金甕枕壓細文侍兒發扇樂乎
哉有負戴永途肩高足裂蚊蚋嘬肌者矣有窮閭局脊槁腸而枯
腹者矣如是而可樂哉蓋樂乎此不忘乎彼樂乎身不忘乎人政

成而訟理事治而日暇燕兄弟以篤親親交朋友以講道業親賢下士以崇德譽已樂矣思吾民有未樂者已安矣思吾民有未安者其不負于此亭矣不然則其有負於此亭矣侯旣沒諸子堂堂皆有超卓之望特立之姿盛大之業將張本于是亭故不辭而爲之記

含元殿瓦硯記

器有定名有定象而亦有定用甬鼎不可以濟滿舟楫不可以代烹矢欲傷而函欲完定故也雲漢先生至自晉篋古硯以視形圓而理密氣阜而色瑩黝而光鬱而揚金聲而玉德雲腴凝如月魄黯如星芒突如露泣濡如非端非歙含元之廢瓦也廢瓦而爲硯夫豈定哉瓦之爲名則定名也偃而朽窪而隆則定象也鱗夏屋登凌雨兜風胄露烜日溶月底覆其人則定用也棟折榱崩物化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二

七

人去墁圻而壞與朽穢汙冗俱則定理也而友文章朋典籍役元穎巍乎几案間豈陶氏之所期與居人之所望哉蓋質堅而工樸雖廢而不廢其用有不可量者金錫之固其理燻火之煉其精日月之益其堅雨露之養其潤愈遠而愈固如陰鑑之液如玉肥之秘泓湛真緻而造夫神焉昔爲之瓦今爲之硯昔暴露而今藉襲之昔塵埋而礫並今麟獲而鳳見則似夫器化燼南山之松嶠孤竹之管盡天下之變而終身墨墨焉則又似夫尙元也將淋漓元氣含宏四海寓先生之天趣亘千古而不滅豈瓦之爲用而已哉苟麤弊苦窳缺裂浸漏而反害于室瓦之爲用而不足其能用於後乎嗚呼器形而下者一定而必壞質堅而工樸則猶若是矧人之官天地府萬物一受其成而無壞哉苟堅其質全其璞如金錫之鍊而精如日月之並行而不息也不折于逆蹂于亂歷夷險迭

患難而不挫處富貴享榮寵而不侈其得志其反古又非互之爲
硯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如殘其質散其樸飾壬佞而銜巧僞
以徇于時以毒于世又豈互之得比哉姑書之以志夫觀硯之所
激云丁未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爲言也
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常之用也豈中之未
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
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
翕闔而不尼盪錯而不窮造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怪惚恍誕異之
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輟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
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恤榮焉而悴而各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八

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
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
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
各知其所以爲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則用
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
也故常外無時時焉茲其所以爲道而庸之所以爲平常之用後
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闕故有非常道之說有反經
合道之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玉田楊君春卿庸名其
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心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
已乎必不翹翹以嗜異不囁囁以徇俗不佞俛以惑衆不爲太高
不爲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

俯順而仰違一譬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喪亂百折之餘凋弊之俗狃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矣戊申春三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記

皇極道院記

具乎形器之間者莫大乎天地莫衆乎萬物莫靈乎人渾淪麗錯並行而不悖豈偶然也各有其極爲之主而制之者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如符節之有左契如薪樵之有要開闔變化根柢徧布無不在焉夫運日月而不息播四時而不忒生長收藏而不墜主而制之者天極也載泰華振河海殖庶類登百穀主而制之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十

九

地極也眇天地爲一物貫萬物爲一理而目恍惚之象脗合支離之數主而制之者太極也輔相太極之體裁成太極之用奉天極而不違因地極而不逆五行五事俾之敘八政五紀俾之修數五福而去六極置吾民于逸樂躋吾民於仁壽洋洋乎發育萬物主而制之者皇極也故天地萬物非太極不立太極非皇極不行由道以入形器則太極爲至由形器以復道則皇極爲至焉生人之初皇極建而格之天再格之地又再格而得伏犧八卦以之畫又再格而得禹九疇以之敘殷周之際又再格而易洪範之書成是以萬世之極立而不朽也其法在乎書其理則根於人心之固有至于今而不少變也顧建而用之者何如耳趙君才卿以隱德見徵以隆儒興學進言以事親奉身求退朝廷推重賜號虛白處士名所居曰皇極道院嗚呼皇極之不建也久矣天地失其位萬物

失其所生人之被害也甚矣今以是而名其居其必有其實乎必將推心之極以爲身之極推身之極以爲居之極推居于鄉推鄉于國推國于天下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皇極之道建于世如是而後已國家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兆端於茲乎庚戌秋請余爲記處士之事業築院之始末皇極之蘊奧有遺山之銘在故不書姑贅數語爲之推本以爲天下建極者之倡云八月日陵川郝經記

休復亭記

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言斬絕高壯似大而誇其意則懇切哀矜甚易而明也夫人之性無不善而萬物之理無不備並天地而爲三貫太極而爲一初無聖人賢人下愚之間也唯其氣稟之差嗜欲之誘或存或放或昧或復等而下之則有焉爾故性焉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一

十

焉不思不勉不待復而自全者則聖修焉習焉反躬克己而能復者則賢自暴自棄蕩焉忽焉不能復者則下愚也所以有堯舜有顏曾有桀跖天淵之懸隔陵谷之高下邈乎其不相及也雖然苟能復之循序以進不爲威惕不爲利疚省察收斂白下愚而可以至於賢自賢而可以至於聖遠者可邇而下者可高也唯其弗爲是以卒爲下愚而不能聖也夫道復而已矣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動靜相根卒歸于靜而道不窮焉理之復也一陰一陽爲寒爲暑寒暑相推無過不及卒歸于中而歲成焉氣之復也榮茂壯穉老瘁衰死骨肉陰于土魂氣登于天卒復于本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形之復也故其始也理入于氣氣入于形而其終也形復于氣氣復于理天地萬物如環之無端惟人亦然生而靜性之本也動而常靜性之復也其動之幾心之體也動而不括心之復也與

物相接情之用也應而不流情之復也故其始也性入于心心入于情而其終也情復于心心復于性宰制萬事收藏萬變亦如環之無端聖人謂生生之謂易而於復之一畫曰見天地之心其語顏氏子也則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易也心也合而言之復也其義廣矣大矣之人也可自暴自棄忽而不復而使天下被其不仁矣乎嘗觀夫易乾坤二卦自誠明謂之性聖之事也不假修爲而自復者也復無妄二卦自明誠謂之教聖之學賢者之事也修爲而後能復者也不能復性當事於教欲事於教必假修爲修身復之本也身修則性復雖不至於聖亦可至於賢而不爲下愚也雖不能超軼至於堯舜顏曾亦不至陷入于桀跖也是至易而至明也世莫有爲之舉而行之者當復而不復可以爲堯舜而不爲悲夫賈君仲明先正左丞襄獻公之孫也今參行臺幕以仁存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十一

心介然有守聲聞四馳藹如也癸丑春作亭于新居乃取復之六二休復名亭將於退食之暇思所以復者休復者復之休美者也欲盡復之休美夫豈易矣乎必好善而惡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而不妄則惡去而善復矣以仁易暴煦枯爲榮以天地生物爲心以坤藏震生爲法誠而不妄則殺去而仁行矣過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剴窒塞而造於高明廓疏通而無使闇蔽誠而不妄則可弭亂而致治矣親君子遠小人則小往大來斥柔佞信鯁直則嘉猷日至剛不屈于物自強而不息則已可克而禮可復矣今旣名之正特立獨行用力之秋也一日休復之功成充實光輝仰視俯察無所愧怍不負於此亭矣經雖愚尙能爲君賦之

恒齋記

道有常體亦有常用體常則久而不變用常則雖變而久是以據

萬古而無弊也夫道常而已矣天地萬物皆一受其常而不變高者覆厚者載溶者流結者峙甲者拆而蕃鉤者達而茂爪利者搏齒壯者齧翼勁者飛足輕者躩有定理而有定氣有定形而有定用雖更相錯蹂而互爲磨盪生榮死悴弱斃強食總總林林變動紛拂而各復其常常故久久故變而不變故天地雖崩震而未嘗崩震也日月雖虧食而未嘗虧食也山川雖騫湧而未嘗騫湧也草木鳥獸雖萎殞而未嘗萎殞也風雖振而不終朝雨雖凌而不終日雖有於變卒不能變雖失其常卒復於常愈變而愈不變愈異而愈常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之人也備常理以成性萃常氣以成形官天地府萬物可變而失常乎有父子之親雖變而不廢有上下之分雖變而不可踰有夫婦之別雖變而不可紊有交際之信雖變而不可棄有守身之節雖變而不可失有處物之義

與待物之敬雖變而不可悖顛沛造次之際分崩離析之時寵辱交亂之會正斯人用力之地也故浚井焚廩至於納大麓總百揆受堯之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爲舜囚夏臺征葛伯至於戰鳴條而有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爲湯拘羑里勝崇侯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變而不變所以爲文王被流言誅管蔡至於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變而不變所以爲周公去魯奔衛削迹于宋畏于匡餓於陳蔡至於誅卯墮鄱修經垂世變而不變所以爲孔子彼雖大變而吾有常者存彼雖急遽橫逆如決如驟蕩忽而至吾有久者存挺挺而不撓自強而不息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嗚呼叔世而下世道交喪孰知夫此哉任私而好異旣不知夫常又不知夫變一慮未已萬慮憤興一欲未厭衆欲蝟起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與接爲構日以心鬪搶攘突蕩爲鬼爲蜮變詐百出詭譎

萬狀曾草木鳥獸之不若亂曰益起天下日益病卒至於血肉誣
潰而莫之止極也悲夫昔者聖人懼天下後世之如是也於是命
雷風之象曰恒恒者常久之義也天下之變而不可測者莫如雷
風也剛柔皆應相與而得常者亦莫如雷風也變而不測乃道之
用應而得常乃道之體聖經具載體用備存道妙昭著天地鬼神
陰布明列不可誣也何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哉蓋聖人沒而
天下無恒教異端起而天下無恒理王迹熄而天下無恒政風俗
壞而天下無恒心井田廢而天下無恒產典籍滅而天下無恒法
庠序毀而天下無恒學四民易而天下無恒業斯人之不恒如是
之極也亦宜哉癸丑夏經入于燕激水王君良臣一見如故交軒
豁開朗內外粹白自其總角已卓犖超軼登神童第再舉進士連
與春官薦書方聳壑昂霄而汴已亡棲遲偃蹇靜以觀化名其齋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五

曰恒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當周之
世已云如是矧其下乎今君揚以爲名其欲使天下恒心恒德復
上世之治與道之常乎世人方務於彼而君乃務於此是可尙已
於是蔓衍其說而爲之記

萬竹堂記

長清杜氏世執竹子孫因材而篤焉蹈者植栽者培槁者沃遠以
益茂初金盛時有堂曰萬竹蔽冒庭廡冠于汶篁當世碩士誦歌
之富殆與竹等城復于隍俱用蕪滅善甫先生其收孫也河南亡
走于故居淚堂而悲焉曰時不與道命不與志此君又可無嗣乎
乃刊落塵蔓聽萬物之春一宅而寓於竹冀譬劉穉身自爬擻振
穉挾根翳青祝翠縮壑元氣若保赤子孽與志信萌與誠達鱗牙
犢角陰磔潛露戢戢歸歸奮絕地絡掀揭鰲甲神毛鬼鬚唐突振

迅苗不可遏春雷一擊驚風一吹而已數百竿矣歲一再期而復其初又再期而榮軼其初矣乃構乃堂乃墜乃茨述先志也其風亭雨霽乾坤清夷視其初植也色既蒼然而節則高矣嶷嶷挺挺邁倫蓋世掃煙霞於八表之外棲飛鸞而食雛鳳有不與衆竹等者則其王父之起家浚源張本高厥閨閤雖已仙去遺烈猶在也其中植也蕭然森然枝葉疏布璆琳葱錯綠玉肥瑩劍拔戟列凜不可犯端慤眞固不跛不撓而鏘然有聲斐然有文猗猗簣簣郁乎高而沛乎下拱於前而控於後翕焉相扶擘焉相輝則其先子之賁宗承家立庭垂訓指視此君而勿令翦拜者猶在也昔也枯菱腐跋破節蠹葉沒于棘荆慘無生意蛇腹馬耳削裂殘缺淚之而弗罔倚之而弗蔭也今也煙梢葦雲露葉滴月如元如仍比次相望蒼乎林而黝乎藁也則先生中興此君復萬竹之竟土而益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十四

拓大之者在焉樂哉先生詩秋酒春太古一天也偃息其下靜以觀化萬古一朝也不溺于世不滓于滄夷清惠和千古一符也夫達者必有所寓也我寓形于天地天地寓理于我我復寓心于物故康之鍛伯倫之酒奇章公之石今杜氏之竹委其天趣惟適而已迹雖不同千古一寓也嗚呼彼弊焉於世不能寓物乃役于物汨聲色溺朝市飾壬佞分趨走脅肩譎笑以役爲樂者其視此則寘乎聲而澹乎味天淵海山未必不以爲迂而謂之也安得君家穆如清風埽是而爲之廓清也哉歲甲寅春經客于杞而先生至自汴爲滄浪之歌歌萬竹以見示故引而伸之爲之記杜氏子孫後來繼今登斯堂視斯竹誦斯文其敬而植之勿替

時中齋記

王子惇甫旣考室名之時中經之入燕而請曰室雖鄙而名之大

君其辭而訓諸經曰之名也天之所以爲天聖之所以爲聖萬世之所以悠久萬物之所以生生而巳焉者在可謂大也而經也何敢言也雖然聞之師曰古之人几杖盤盂鼎鐘敦鬲無不銘以戒居室之於彝器不旣大矣乎敢援銘戒與善禱之例申而爲之辭夫天地一時也邃古一中也聖人繼天立極建極垂世亦無外於此焉者一二奇耦數之明乎此也動靜消長理之明乎此也陰陽寒暑氣之明乎此也稗壯衰槁形之明乎此也死生存亡變之明乎此也唯得乎此所以造物者振古而無弊也之人也數理氣變無不具性情形體無不備天地萬物之美奄而有焉無甚異而不可行者無太遠而難行者惟其學問之不力窮理之不盡故智不足知有其時而弗見所以不能中也血氣勝而欲肆中無主而搖其天其仁不足以守雖見其時而物有以移之所以不能中也

信道不篤而刑其剛始勇而終懦勇則或過而懦則不及執則固而遲則撓是以時不能應而中不能處天地之美不能具萬物交錯於前而莫適所定佞佞如偶人至其極則戕天地而禍萬物其流殃遺毒慘於後世有不可勝言者而實則甚易行也苟理明義精而智足以知天宇泰定而仁足以守制宰萬物而勇足以行事至而吾有以處物交而吾有以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以久可以速則速可以語則語可以默則默輕重並立而中持衡取與相奪而中見義變動相雜而中有定大變大故而吾裕如也細節末故而吾肅如也始有意焉而終則忘焉無往而非時無處而非中也何難之有故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初不言時孟軻述仲尼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而復不言中蓋中則時矣而時則中矣隨時處中而道盡矣故子思子居其間合而言之曰君子而

時中嗚呼上下數千載歷數聖賢互爲發揮默執左契立教之意
其深矣乎今旣揚而名之矣其必有以充之吾子其識焉乙卯春
二月日陵川郝經記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二

去



郝文忠公集卷十一

涇縣潘錫恩校

去魯記

歲壬辰北首濟河居燕趙之交者二十有三年局脊墊隘縻縛塵
蔓思有以奮然而新之以爲聖人之澤及萬世天地在而聖人之
澤與存焉故將抱六經於洙泗之間仰高鑽堅挹聖人之餘澤追
顏曾之高縱同攀游夏之軼軌徜徉諷誦風乎舞雩亦庶乎其可
也而事梗未得也乙卯秋始得東行由趙魏以適魯八月入于東
原九月由東原而東濟汶泗越十有三日丙午自鹿門入于曲阜
徑公宮而西兩觀稷門巍然雙高而道出乎其間泮宮雖廢而泮
水猶在又西則靈光故基也遂自顏巷達于闕里由槐路入于先
聖廟廷宮序廊廡頽圯殆盡乃拜謁先聖于新宮小寢旋自西序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三

卷百十三

一

由杏壇而南登奎文閣徘徊倚榻然有動于中而莫知其然乃
降而北出出于龍門入于墳林林廣袤十餘里前洙水也涉洙繚
徑以入漸得輦路乃拜先聖及伯魚子思子墓復自龍門入拜謁
周廟及建春門拜謁顏廟栩栩不忍去又事梗不得畱積年耿耿
方爲釋然而茅塞遽至豈非命邪旣不能久依聖居有以自得又
可默默而去無以自鳴乎乃望而歎曰大哉聖人之道其不與宮
廟並存歟乎宮廟雖圯而聖人之道嶽嶽也平泰華以爲基岱鄒
林以爲楹能庇一時而不足以庇萬世蒼翠羽以爲宇鏤丹砂以
爲塗綴以明月之珠繚以崑虛之玉能崇飾一時而不足以崇飾
萬世極天下之侈麗而聖人之道無所增極天下之卑墊而聖人
之道無所損蓋聖人之道在土木者小而在人心者大也嗚呼太
極立於天地而未名於宓犧而未備堯而後天極立至禹而後

地極立至仲尼而後人極立宓犧先天堯禹後天仲尼則發先天之幾合後天之統著之書與天地並而其興喪則在夫後之人焉推之使如泰山之高嶠若垂天之章者亦人也混混乎元氣之貫四時巍巍乎天地之造萬物屹屹乎人倫之奠萬世者亦人也使之壞爛殘缺支離崩頓晦食而不明萎蕭音你而不立壅塞而不行至於禍天下而害生人者亦人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道之方衰也楊墨以似是而亂真申韓以刑名而慘刻儀秦以口給而苟合孫吳以權譎而徼功雜然蝟出莫敢誰何而孟軻氏折之以仁義之言勝之以剛大之氣挽人心於既亡故擴充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軻氏六經火於秦而士復坑戮漢興高帝過魯卽以太牢祠孔子使後王後帝北面而師事之開其基統發其淵源又使陸賈說詩書以明帝王之學啟人心於未然故尊聖人之道者莫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二

如漢高帝曹參相齊受教於蓋公啟竇氏黃老之學鼂錯諸人當文景之盛而挾申韓之術戰國餘習幾於復振董仲舒出而孝武方隆儒乃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尊孔氏明仁義聖人之道復立存人心於欲亡故明聖人之道者莫如董仲舒厥後分裂於三國偏駁於兩晉蠹食於南北西方之誕幻盛行南朝之纖艷相尙人心遂亡天理亦滅而文中子立教河汾推明義理建立皇極而佐佑六經修飾禮樂開唐之治存人心於既亡故存聖人之道者莫如文中子唐業中衰所尙者詩文所尊者佛老學士大夫習以成俗后王君公竟爲崇飾中國將遂爲西域矣韓文公起橫身而爭之累九鼎而不移觸萬死而不回收人心於既流然後聖人之道巍然自立故立聖人之道者莫如韓文公厥後陵夷於晚唐奪攘於五季宋興歐蘇則爲之藻飾周邵則爲之推明司馬則爲之經

濟程張則爲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奉定故羽翼聖人之道者莫如宋諸公如是則聖人之道雖大非諸君則亦委地矣固不在於土木也嗟夫近世以來以儒爲戲放辟邪侈者莫之懲以儒爲名骹詭遇以儒自負者莫之正作爲文章衒其儂巧鄙正學爲質古回靜固幽深矯揉造鑿如新莽篡漢以儒爲奇貨者莫之發也破裂衝蹙蕩搖除剗莫知紀極使天下之人以儒爲諱復以儒爲異吾道從何而興乎言雖興之而心實誑之聖人之道其遂不行矣雖然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亦自若也六經俱在而人之類不盡亡也子焉而知父其父臣焉而知君其君弟焉而知兄其兄婦焉而知夫其夫樂生哀喪飢食渴飲在人心者豈獨亡乎聖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三

三

人之道豈遂不行乎顧瞻遺廟周覽墳林纏纏曳曳泫然而去年月日郝經謹記

麗澤堂記

天下有至悅衆人去之君子存焉衆人之去之也非無所悅也其悅也外是以去而不返君子之悅也內是以悅而無窮焉聲色之華街車服之麗縟飲食之鮮腆宮室之高塏位天下之至高爵天下之至貴祿天下之至重嗜慾恣肆志得意滿衆人之所悅也而不知有命焉徇而求之至有殺身而不悔者君子則不然反身率性求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在我者未盡必求其所以盡事親吾何以盡吾仁事君吾何以盡吾義交朋友吾何以盡吾信欲盡而未之盡則篤夫學問之道求夫義理之明物不能盡而求之於己己不能盡而求之於人內

外交孚物我兩盡昭徹而無餘雍容而有餘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則其悅也不亦大乎是以仲尼贊易觀兌之象以爲水澤之悅物莫若義理之悅心一已之獨悅莫若衆人之同悅義理昭著則一已悅矣講肄申明則衆皆悅矣推而行之而天下被其澤則天下悅矣故於大象明悅之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易聖人所以盡天下之理也而學所以明天下之理也理有所未明如澤之壅而不行得朋焉而明之如澤之行而不壅內外浹洽於身有潤如澤之汪洋浸漬發而爲事業而物皆被其仁如澤之膏潤有生而施及下也故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君子體之而講習以盡夫悅之道而存天下之至悅焉歷下姜君文卿才具幹敏參行臺事者有年矣春秋鼎盛知局日增以爲古之人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乃名其堂曰麗澤將與諸賢講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三

四

廟道藝推明義理求天下之至悅以潤其身推天下之至悅以澤其民去衆人之悅而存君子之悅方落成而余適至請申其義而爲之訓故爲推本之嗚呼彼去至悅而存衆人之悅縱嗜慾以悅心極從諛以悅人盡逢迎以悅君脅肩譖笑盤辟奔走自同妾婦不以爲咎以容悅爲事者聞君之風寧無愧乎年月日記

素菴記

素菴淄川先生書室也先生自濟州遷益都既定遷以素其位而行之之義字其室經之東游也而請記之曰吾生平蓮蹇今老矣將一聽於遇而莫之忤焉經應之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莫非遇也天地聽遇於道萬物聽遇於天地而人聽遇於天地萬物焉豈惟先生哉苟遇矣吾欲弗遇焉得而弗遇弗遇矣吾欲遇之焉得而遇之哉故遇而弗能遠不遇弗能爲命不

可以力天不可以人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也天地賦余以正大之理委余以剛大之氣俾超出乎萬物制宰乎衆變挺特巋巖不可轉易顧吾所以守之者何如也能處而守在我者盡不聽之以物而聽之以理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獨立而不倚一智而不惑百折而不挫荷天地之付畀歸乎與天地並爲萬物主而萬物聽吾之遇開廓昭著而浩然獨存彼或與余遇則王公失其勢晉楚失其富賁膏失其力離朱失其智以水沃焦以石投卵彼惡我當動而不括苗而有獲彼惡我闕變在物而我不變則正大之理明剛大之器具無往而不遇也無往而非遇也無入而不自得無往而非達也苟不能處而又不能守則我不能遇物而物皆遇我吾欲達而塞已至吾欲利而害已至吾欲得以有而失與亡已至雖深以極其幾夸以極其巧險固以極其姦詭譎以極其誕冶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五

妾婦之容盡揣摩之術密之以鉤鉅窘之以劫制智構心鬪墳墳擾擾愈遇而愈不遇所遇見於前所守易於內變在我而不在物則正大之理不明而剛大之氣餒矣惡乎可遇故天下莫不遇也而莫能遇也如其能而各得所遇天下無事矣惟不能也是以變故相軋而禍亂生焉先生學際天人安於所遇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歷萬變而中未嘗變曳屣擊藜攄泄運化吟詠情性從容自得翛然天壤之間而寓其天趣其視渭濱之叟傳巖之築陽虎之謂臧氏之沮塵埃之與野馬螺贏之與螟蛉歟遇也弗遇也又何足爲先生道也乙卯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橫翠樓記

易定諸山尾常山而北旁礪疑池自北而東挾碣石以入于海蟠燕亘趙肆其雄麗順天一道連城數十牙錯綦制突兀乎其間而

塘灤諸泉貫城而入縈帶瀾漫滄泐澄城市之間遂有江湖之趣
腴家鼎族往往築臺榭樹樓觀以肆其觀覽焉歲甲寅秋郭君
仲偉起樓于市闔之北敞軼掀翥越塵閥而上坐視諸山瞰臨源
泉雲容天影水光山色峨翠蜚碧獻奇供異名之曰橫翠言諸山
之翠橫列于下也仲偉春秋甚富嘗學于薦紳先生喜交游許與
結納皆天下豪右每於是樓之上置酒燕集而余必在焉其春煙
滿簾春雲繪山西郎十二顏行玉立澄淥澹蕩白鳥容與馮欄撫
几觴豆粲如志得氣許把臂暢飲開露肝臆削去叮哇孟沉山影
酒激紋浪吞江南之清風吸燕趙之勁氣亦一快也至於夏秋之
交天虛氣清紅蕖綠芰香滿檳棟諸峯隱隱出沒雲錦白露滴玉
霞綺煥月代謳燕歌間起迭作四座淋漓盃盤錯遏壯懷清怨寫
入瑤瑟銀管風生翠綃涼重開元之舊曲明昌之新聲掄揚標渺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六

浮動喜氣一樓之上獨見太平營營之滯思冥冥之隱憂擾擾之
塵蔓孰得孰失盡爲釋然遠韻高情脫去凡近超超勝槩莫得名
言嗚呼人寓形於天地而適情於萬物初不爲物役也翛然而往
翛然而來不爲拘拘不爲子子遂古一樂也或浮沉于杯酒或放
曠於山林或優游于廊廟用舍乘化不綱不滯夫是之謂達士今
觀仲偉之自處非古所謂達者歟樓之成四遠英賢往往爲之賦
詩而請余爲記姑書其所見且以識登覽之所得云丙辰春三月
十五日記

積慶堂記

貫萬物一理通天下一氣耳隨所爲而應焉種稂莠則稂莠與種
嘉穀則嘉穀殖枳棘不可以爲芝朮樗櫟不可以爲松柏斷木含
生蒸而爲菌腐草伏暑化而爲螢彼物之微猶若是矧於人乎是

以聖人爲斬絕不易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所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所餘殃所以立人極定天理使天下之人皆至於至善而止其仁天下後世也至矣一國之興衰一家之隆替一人之通塞視履考祥昭昭然莫吾欺也博陵田濟民新其居而落之奉觴以謂余曰先大夫仕於國初遂有深土披荆棘立城市剷除兇穢蘇潤瘡痍使池壘完固疆場不警雖歷大變故而民得生聚安妥免屠夷之患復治平之舊其德之施于人者甚厚未嘗日之燕遽沒于世母氏時年二十餘保字其孤一德不回備極艱苦俾余卒底于成今始構此室將刮磨以自樹立復先大夫之業報母氏之德請名之以自厲焉余謂之曰積德累功天必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故鄧仲華不妄殺而奕葉貴盛袁安理楚獄而四世五公王祐以百口保彥卿而累世台輔是其明徵大驗昭映千古君之先世旣若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七

是矣而君又能卓卓以自振旣受報于天又合德于人其有餘慶也必矣可名之積慶雖然先世之善當益之以善益以自修莫爲責報夫造善言於社席之上目子孫於門閭之下者是謂握苗之善微倖於萬一中誠則無有是謂詭遇之善包藏禍心象恭貌仁是謂盜賊之善是三者非惟無慶又足召殃也惟積本然之善務去三者之善則君之世殆未量也其繁衍盛大昭著崇顯之日又當爲君書之丙辰秋八月日記

北風亭記

壬辰春北首渡河居于保凡十一年僦廬而徙者十最後徙南里自甲辰至于丁巳凡十有四年於居爲最久夏四月以正陽鬱攸崇土爲址斲木爲楹虛其北而不置戶焉命之曰北風旣墜以茨乃偃息其下仰而歎曰余生三十有五年而不寧者殆三十年今

之偃息者非疇昔之匍匐者邪乃取莊生齊物論及宋玉辭賦讀之儼然而樂曰快哉此風凡物莫不如是邪有萬不同而卒莫不同邪客聞之抱琴而至援琴而歌南風而謂余曰子之爲是也將以寓子之所寓也風之爲物也而莫適所定也之人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而子生平不寧而不寧方來獨以北言之何也曰夫子見子之見而不見余之見知子之知而不知余之知也夫風輪水輪天地之所以造物也一翕一闔往來不窮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風起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衝昔飄跋吸忽鴻洞蕩搖振撼轉化樞運神紐推氣機使天地萬物各盡其變而不與焉固無有東西南北之限也余之以北爲言者亦非自狹而必之于方所也夫乾爲萬物之終艮爲萬物之始坎也者北方之卦也所以爲始終之幾也故天一爲水而風輪在焉運於東使萬物各遂其生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八

運於南使萬物各遂其長運於西使萬物各遂其成運於北使萬物各歸其本宁于中則冲氣以爲和故風之勢伸于巽而水之澤成于兌余之以北爲言者蓋有取乎此也其以北爲言者又有義焉余方爲人子北面所以事父也爲人臣北面所以事君也爲學問北面所以事師也且夫元光之元長星孛天赤氣起北方國朝建武啓運北風長驅肆其威靈而余實生焉天興之末北風吹雪有金以滅河斷其流萬馬蹀血而余北首焉故余生於是風而長於是風將從是風以徜徉此生也從其所吹遇止而止焉從其所吹遇行而行焉委是身於是風龍蛇也蓬累也野馬也塵埃也而各無所忤焉客曰大哉子之言也吾當改吾絃而更張吾之琴舍吾之南風而歌子之北風乃命客張其琴而余倚歌而和之曰北風其涼兮吾中之寒其攄以揚兮雨雪其雱兮吾物之翕乃所以

爲張兮吾於此亭處不遑兮委之以順壽而康兮飄然而行跨六合而凌八荒兮數仁兮扇義擴道以疆兮年月日書之以爲記

棟華堂記

陵川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而尤篤友愛乃植棠于庭名堂曰棟華取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穉比次以序秩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粲然有文無間牆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於親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娶異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偏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無數人使子孫爲之則吾食矣諸兄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三

九

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棟華特盛人以爲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猷于許洛之間獨先君以經北渡居于保以有弟妹孫子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棟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穰穰簡簡復其初之盛乎已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于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爲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棟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苗彼本支是生茲棠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昆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光韡韡有衿青青突決棟焚鞠爲荒榛棟華弗凋中堂獨存春令在原兄弟急難遙遙空堂歸彼高寒鴻雁于飛哀鳴嗃嗃郁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尙當敬恭況茲庭實祖植父封爲告鄉鄰勿剪勿狀庶幾遺陰本根不忘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茲堂道德是傳越千萬年

太極書院記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學道道之端則著于太極宓犧畫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以之託始孔子贊易以之原始至于濂溪周子之圖易則又以爲動靜之幾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今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爲名五始並見則幽都朔易復一太極也初孔子贊易以爲易有太極一再傳至于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周子創圖立統以爲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橫渠張子繼之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于晦菴朱氏中間雖爲京檜倪胄諸人梗躅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洙泗之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浸淫而北趙丞旨秉文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爲道學門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沒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十

學士大夫與其書遍於中土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爲高也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獄麓白鹿建爲書院以爲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爲名於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于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于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於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年月

日記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于燕趙之交治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于先君於是有經壬辰之變始居于保歲戊戌先君官于保之滿城是歲經始知學喜爲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家驅者爲良遂爲決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元妣言今吾屬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營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爲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爲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內翰裕之武右司從善輩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先世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是吾志也遂決意令經爲學時餽廬託處無以爲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俾經居之且聚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佐生業夏四月一日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十一

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修身非爲祿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爲決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者記問以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爲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慎勿慕人紛華咸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陳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往凡家事春粟治菽二鼓入于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閱誦綴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寢方五鼓往凡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于書堂以是爲常雖盛

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初治六經之時以爲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爲終身之學其餘自語孟子史諸書各如先君之俞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殺焉歲癸卯順天道左副元帥祁陽賈侯邀致其府始去寺堂居寺堂者卅末五年凡當治之書及幾數焉歲乙卯被徵而先妣已僊去已未與政于王府宣撫江淮諸道先君亦已亡矣中統元年至自武昌寺僧張仲安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所顧二親而不見庭中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三

十一

之柏已自參天而仲安霜旂滿頂欲爲向之汲薪之事而無爲爲矣乃謂仲安曰昔子路思復爲親負米而不可得今余有甚焉於是涕泗橫集因爲慟號旣而仲安講記其事於屋壁乃揮涕而書此名堂曰讀書堂云仲安保州人嘗爲汴京相國寺提點每勅試梵具輒爲第一慷慨尙義喜延接賓客河南亡衣冠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無所歸者使之居至于踰年卒無厭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處故尤見其嚴而無罅者焉三月十五日謹記

郝文忠公集卷十三

元郝 經著

涇縣潘錫恩校

鏡薌亭記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維揚火人屋燬盡經適奉使告登寶位宋人以火餘無以館客乃以儀真卽忠勇軍營總制真州軍馬治所置館鏡薌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入館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伴使潘拱伯輩始邀一至其後或數日或數月一往焉真州瀕江在老岸下溝渠池澹皆與潮通東接維揚南對金陵岸在六朝爲白沙其後爲迎鑿爲永貞爲揚子宋大中祥符中升爲州自唐劉晏築鹽鐵江淮之人仰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運行入于州中宋人因之置淮東運司行商舶賈遠近畢集故爲江壩一都會號稱揚一貞二亭則直古揚子院今運司後其東南垣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一

壩則揚子故縣城也而館與州治縣衙宣聖廟天慶觀等皆在故縣中縣卽州子城矣館東之池亦與潮通而亭處其中有故隸字榜曰鏡薌亭池中一甬路直亭南北界池爲二池有蓮蒲而柳皆成蔭拘滯之間時得改步寓目者惟此焉歲益遠出益希今年春復爲一往以嘆旱之故荷死柳折潮不復至而不可復觀矣於是自春踰夏而不復出焉初朝廷於沁南賜第一區田十頃州吏進牒及圖則其田在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在黃河老岸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對江壩河濱殆無以異恍然而悟曰天下事斷不偶然行使止尼殆必有主張者河濱之田有以兆此行矣乃書其入館登亭之事以寓感傷焉他日復到河濱之野而思館中之亭則必如今見館中之亭而憶河濱之野矣彼且爲是邪此且爲非邪彼此之間其一揚子邪中統五年夏

六月謹記

退飛堂記

甲子歲猶在儀真館一日風甚鳶鴉蔽天北飛而不得前北首南尾遡風直翅飄忽而南其勢不能自止遂過于館之上入于江之南因仰而歎曰春秋所謂六鷁退飛過宋都者殆此類也夫與余之行使止尼亦此類也夫余方布衣窮處際遇而北其進于北而用其道于北也則當然矣乃一命則從役于南再命則拘畱于南天下皆北而吾徒獨南豈非天邪鷁與鳶鴉退飛于風余則退飛于天天運風行有時而然力不能勝則待其定而已風止則鷁與鳶鴉復遂其飛天定則人亦各得其道嗚呼吾徒在此有年所矣天亦何時而定乎嘗聞之天地氣數皆退也其迹則皆進也人見其迹則惟知其進而不知其退故皆務於進而嗇於退夫物有消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二

而無長有屈而無信有靜而無動有陰而無陽非謂其誠無也謂夫一理一氣互爲往來而卒不離其本而不載也爲長者消也爲信者屈也爲動者靜也爲陽者陰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有以見夫長信動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長而不已必消動而不已必靜信而不已必屈陽而不已必陰而消與屈與靜與陰嘗在長與信與動與陽則一時之變寄寓之氣爾故無日不長而未嘗長也無日不信而未嘗信也無日不動而未嘗動也無日不陽而未嘗陽也自有初之初迄于今莫不消況屈喪于靜陰之地獨遺天地萬物塵埃土苴之迹所以世變日下風俗日壞而氣數浸以微薄也則萬古一朝天地人物皆在退數之中豈能獨免於余乎嘗觀夫天運而取法於日月夏至則日北至月南至冬至則日南至月北至日月之行則天之行也進而至於極則

不復能北不復能南逡巡而退其進而至於極北極南則一日一時一刻一抄而止爾其欲北而不能北欲南而不能南者則自一時一刻一抄之止而始周旋於數月半歲百七八十日之內纔得至于極而不能遽而歲遠氣積復有自然之差不能必其本然之度天運尙如此而況于余乎雖然天人大數不免於退物不能終退退必有進之理以六月息者必以九萬飛也今日視余之退莫不以爲終退彼進而不及者其能免於退乎嗟夫鷓之退飛也過宋都而余之退飛也入宋國鷓鴣之退飛也過于江之南余之退飛也止于江之北則余之退又不及乎鷓與鷓鴣乃退之退者也姑書所見以致感激之端且以退飛名舍館之堂而記之云中統五年夏六月陵川郝經記

蘆臺記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三

宋人既改圖館畱儀真使之分室聚處余之介佐二人參貳二人暨余共五位四人者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各蔭夏蔀反不逮夫四人者之面陽背陰之正且敞也方秋則江氣凝噤入夏則鬱熇焚灼局側墊隘凡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慢焉於是一行共請於寢室之西爲道暑之所乃喻伴使具役徒卽隙地起土樹址翦蘆養簦下爲臺者三四尺上爲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別得一天每於西北隅置榻舒眺近踰館垣墉遠踰州雉堞自南而西則平出綠樹之抄建康諸山隔江呀出參差披拂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甕中醯雞益愧天池之鵬初於州北老岸受郊勞禮坐與江山一接館門忽闔遂落陷窅鉅姦魁猾共爲下石積四五年日益深重誰意井裏閉目忽焉舉頭而復得江山勝槩豈非造

物者哀其窮而使之然邪凡所厭見乃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天欲變吾目而新吾觀也是行也道屯剝而變吾之心而新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爲天闕而變吾之謀而新吾才聽乖刺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今又變吾之目而新吾觀一自拘隔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則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金篦之刮車輪之運將萬古一今天下四海無塵有塵激然而洞觀矣彼其爲蒙蔽爲罔冒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遮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蔽焉爾何傷於余乎屋旣葺臺旣平於是與擊柝者和而爲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劇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余不得顧兮乃今坐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渠姦兮曷敢改余步兮中統五年夏六月記

沓池記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四

沓池者坎中之地也久畱儀真連歲旱暵不任渴滯甲子夏將爲蘆臺以障日於寢室西南隅逼近壕柵命僮僕刻木鍤因窪以下下崇土以高高下纔二尺餘土未覆地細泉雜出乃爲列方却步坎其中而復下之卽得綠沙黎泥走注不止而土不可復出蓋江湖之地其下皆走沙也於是不復鑿而窪自爲池矣其上面徑方丈餘其中坎沓僅四五尺泥定水止清淺可鑑僮僕輩因騃嬉置蓮蒲三四本魚栽數十針殆如館人之數旣入夏自二月至于六月不雨池幾涸者數欲因棄之而蓮死魚斃不忍也時爲汲水注之僅得漫漶而續其生理旣而并益涸天益高風薰日灼池則爲鑪乃命執瓶滴甃日得斗升以濡蓮蒲魚終不雨則終棄之矣池涸之夕夢數人文身呖口謁于牀下曰我輩與子相忘江湖而爲子置此子雖勤懇懇焦心勞思日以斗升相活實足以禍余而

不足以爲澤也曷若以斗升自活而仍出我輩於館門之外而置之大江之中則子惠之大圖報不朽焉用以子之難而難余哉余應之曰嘻我之懷矣自貽伊感淪胥而然也用土而坎地坎地而得水見水而置魚志於活汝而斲于有用也至于旱暵水泉皆渴江湖不波則非余所志也子雖屢涸于此庸詎知不大涸于江湖而爲鯤鱷所推拉而埃塵哉幸余能致斗升之水而漱汝相濡之沫何更噉喙以相誚也夫意慮之所及而可能者人也意慮之所不及而不可能者天也余之爲此行也解鬪救患援溺弭兵活二國而利天下則其志也而固滯拘執重怒連禍變與日深片天之下四壁之內仰食館人亦猶汝之待斗升也夫豈余志哉嗚呼吾不絕斗升於汝館人不絕斗升於余天雨潮至則汝必達於江湖難終道泰余必利及於天下則余非汝讐也館人非余怨也汝毋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五

喋喋謂余之斗升也第恐一日館人絕斗升于余余絕斗升于汝濱江之館館中之池等爲一轍一肆而莫如之何矣曷若各安所遇余居坎中之坎汝潛坎中之池則水荐至而斗升不絕今日之窘池卽他日之天池也衆遂不復言悠然而逝覺而歎曰坎中之魚而訴坎中之人弭兵而致師天下赤子入于坎窞戢戢魚頭如炎如焚將如所訴乎姑書所夢益爲刻厲以盡居坎之道庶幾剛健不陷其義不困窮云中統五年夏六月望日郝經記

江石子記

余生平自書札外於物無他嗜及在儀真與山川百物隔絕每見一花木果實輒持玩不能去手汲汲如不得見嚮也與物相忘全則遇物輒感有莊生所謂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者蓋非爲物移也所見者罕也儀真瀕江土脈秀異或過雨或治地每得石子

皆奇潤可愛諸色備足有脂白含蓄如隱玉者有澹黃敷腴如蠟丸者有縝黑圓瑩如元珠者有如丹砂剝泐而不純者有如空青澹沱而類琴瑟者有赤澀而芒角者有白而絡紅脈者青而黑暈重復者黑漬而土食中邊黃者淺碧而白暈雜者有如晴虹凝結而不散者有如抹霞返照而孕其餘者有如拳者焉有如栗者焉有如錢者焉有窪者平者缺者凸者有蒲背者有雞卵者焉每得一則如獲物外之奇寶濯之以清泉薰之以沉煙置之盤盂之內而簸弄於明月之下方爲熱中而忽灑然故尤嗜於他物而常置諸座右每締顧熟視以爲造物之初一受其成而不易者山石而已有千里者有百里者有萬仞者有數仞者有數尺者有數寸者至於爲礫爲砂千態萬狀其變有不可勝窮者何也夫至堅而不易者山石也至柔而善變者水波也當其造物之初則山在水中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六

水出山上旣而水落山出不知其幾千萬年其湯湯滔滔漭漭泱泱決之內而峯巒崖谷呀突峇嵌崩塌摧朽故爲峯嶺峭截坡陀巖險之狀其衝觸磨戛奔走轉逆而崖角剝弊故爲圓轉之石而大小不同其海潮之所舂食江濤之所激刷煎煉日采透徹月華雲洩露浸膏腴精粹久而僅存者則此是也其磨滅而爲滓汁復不可爲形者沙礫塵埃而已蓋至堅者之爲至柔之所變者如此嗚呼之石也不知初爲幾千萬仞今之幾千萬仞焉知他日之不爲之石乎凡有形者必變變而必至於盡水能變石則天地能變水氣復變天地而道復變氣夫高且大者不可以爲必存小且弱者不可以爲必亡惟在夫形器之內者則無存亡也昔余之行也北踰嶺南踰恒東則岱宗琅邪西則太行崧少所謂千里百里萬仞千仞者無不見也今余之止也而乃塌焉耳目俱喪但與數石子

曰爲周旋余之行彼高且大者不能爲余增多余之止此小且弱者不能爲余小損則今日之石子亦前日之泰山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泰山爲小彼區區之形器焉能制於余乎姑汲新泉盃爲澣弄坐視諸山之爲石子也中統五年夏六月郝經記

是是堂記

中統六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作春秋外傳畢有中節人請見曰聞先生著書絕筆小人有言可進於先生之前乎曰可哉乃再拜而言曰昔者先生居于保下甫羈卹而名聞四方其學問文章有是者有非者一身之是非在焉及被徵北上列于官而位于朝贊天子改制度施教化進退賢不肖則亦有是者有非者一國之是非在焉旣而銜天語奉信函爲行人以使宋入國而不令進退牒省院關制司爲陳請之表上萬言之書以明誠僞仁暴戰和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七

危利害之本而皆不報則亦有是者有非者兩國之是非在焉一身之是非未已加以一國之是非一國之是非未已加以兩國之是非今先生又以爲未足乃爲春秋作外傳上下數千載排斥削沒鈎致詆毀者數十家而自以爲說豈皆得之乎則又有是者有非者而萬世之是非在焉何先生之是非之多而不憚煩也子應之曰予之是非之多誠如子之言矣然而有所不得辟焉而受之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而謂之是則鄉原之賊也爲不善見人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以爲是則穿窬之盜也爲非而不以爲非不善而不以爲不善亦自以爲是則長惡之徒也子皆不敢爲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夫誰欺乎故居家事親從師交友盡其在我一身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事君莅官爲政服勤盡其在

我一國之是非人自見之也奉命持節講信修睦盡其在我兩國之是非人自見之也著書立言公善公惡盡其在我萬世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但是其所是不非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是其所非夫是之謂真是非非其所不是其所是是其所非不非其所非夫是之謂僞是非予之是非雖大且多顧自取之不得而辭第不以真是非自欺而爲非不以僞是非欺人而非人非非是是則皆是是矣又何憚乎其人乃再拜而謝曰若是則先生皆是而小人之非敢請罪曰予方自罪而敢罪人乎遂退因名所居之室曰是是堂書其言於壁郝經記

密齋記

丙寅之變出居于儀真新館位于東齋國事梗而無成介左叛而無與館吏絕而無交骨肉遠而無親僕御逃而無儔仰視椽棟塊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八

坐屋漏所偶皆喪有豐屋蔀家無人自藏之象焉自三食一寢日用之事惟是凝塵危坐燕香讀易而已至大傳君子慎密不出聖人洗心退藏于密遂以時觀身以身觀心以心觀道而得其義天下皆動而余獨靜天下皆行而余獨止天下皆通而余獨塞坎然睽絕於衆人之外聞然復襲於萬物之表闔於九天之上鋼於九地之下築底窮原綰結重閉天下莫能窺莫能見而余自窺獨見於是得身之密焉方其變故蝟起思慮周作紛拂而是非雜潰錯而邪正亂角奪而死生爭其事若將無窮焉反而求之則有虛靈洞徹靜固幽深充匝而無缺縝偏而無罅者存雖有萬復萬之多而余未嘗多於是得心之密焉推而窮之不見其首追而迹之不見其後渾淪圖轉一大活物倏焉而有鍵閉之體忽焉而有開闔之幾廓焉而有歸宿之所造起萬變互藏其迹化化生生莫知其

端萬物一息而莫不退萬用一本而莫不藏於是得道之密焉乃仰而觀天俯而察地夷考萬物徵之於人皆本一密故天以密而健不密則墜地以密而載不密則陷日月以密而照臨不密則薄蝕星辰以密而維繫不密則霄落山川以密而融峙不密則崩竭氣以密而充不密則間斷精以密而聚不密則耗散形以密而壯不密則衰絕萬物以密而育不密則消歇惟人也有甚焉體道之全爲物之先故當無所不密方其無事存養謹敬方其有爲制宰發輝握幾持要實之以誠主之以靜雖造物者莫能窺其際常以已之有餘應彼之不足以已之泰定應彼之不定藏舟於壑藏天下於天下無所不用而一無所用官天地府萬物示微存妙一歸於密則能馭道之權而無有害之者矣惟其欲勝而理昧故多逐物而外馳揭暴振露夸毗耗蠹撐突破裂沉溺困頓違義理以蔽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九

道恣情欲以蔽心役血氣以蔽身言不密則妄幾不密則泄事不密則敗行不密則乖弛而不張闢而不翕進而不退散密爲疏鑠剛爲柔夷明爲闇踣彊爲弱眈然一心鑽穴萬竅宛然四體凌落百節來舉世之重萃百物之攻卒爲小人而自屈于物俛俛焉無所歸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反復爲言重以其義告之也夫易卦繇象之文每致戒于吉凶悔吝之間蓋吉凶悔吝皆自夫不密而出也苟密矣鬼神皆來舍夫何吉凶悔吝之有乎濯去物欲潔靜精微齋戒其心慎而不出退而藏焉又何失身害成之有乎故易之爲教亦皆本於密乃道之刑書凜凜哉嚴乎其可畏也嗚呼余因處密地而得密幾闇而益彰守而益固惟恐其不密也彼用智自私蓋覆蔽匿狐鬼其計巖壑其謀城府其心井穴陷穿其中贊發塗塞其表崎嶇隱沒其迹者莫不自以爲密徵之

以義則見其肺肝乃小人之術耳其能觀諸此乎今余墮彼之計
彼方以其術密余余則方望聖人之門牆以求自密彼則以爲得
計不知余之計尤爲得焉孫仲謀方土子布之門子布亦自土其
門矣庸何傷乎乃名齋曰密書其言于壁因以爲記六月十五日
記

宋兩先生祠堂記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而下聞而
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含章蘊道而立極
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稿納萬物於一春隕乎其順淵乎
其奧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
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
下之不行恥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霆碎電折而志益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十

堅滙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
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緯
奎天敷文明兩先生出焉朱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
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瀾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
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爲
先師尊其道也河東自唐爲帝里倚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屢基王
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爲保伍
均役法惠孤憚革姦僞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
道擇秀俊而親教導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篤於治已而不忘仕祿視之以三代
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
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

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尤盛雖爲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愧謠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泰和中鶴鳴先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於江淮獨不整食於立政設教之士邪覺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勗嗣於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爲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祝其

乾坤正氣集

卷百十四

十一

澤而泳其淵鬱之久必發之迅異時先生之道未必不日南而北也

一 王雅序

六經具述王道而詩書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備乎詩而廢興之端明王者之事備乎書而善惡之理著王者之政備乎春秋而褒貶之義見聖人皆因其國史之舊而加修之爲之刪定筆削削法立制而王道盡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嗚呼麟出非時而聖人沒禮樂征伐專於諸侯移於大夫竊於陪臣處士橫議異端並作拆爲六七并爲孤秦焚蕩禁絕而春秋復亡壞亂極矣王道從何而興乎戰國而下逮乎漢魏國史仍存其見於詞章者如離騷之經傳詞賦之緒餘至於郊廟樂章民謠歌曲莫不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而當世之政不備王者之事不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

卷百五

完不能纂續正變大小風雅之後漢魏而下曹劉陶謝之詩豪贗麗奪壯峻冲澹狀物態寓興感激音節固亦不減前世騷人詞客而述政治者亦鮮齊梁之間日趨浮僞又惡知所謂王道者哉隋大業間文中子依放六經續爲詩書騁驥驟而追絕軌甚有意於先王之道乃今墜滅而不傳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爲之冠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潼關石壕洗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湖湘八哀九首傷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聖德詩樂天之諷諫集皆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抉去汙剝備述王道馳驚於月露風雲花鳥之外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著當世之事而及前代者略也中統元年今上踐祚詔經持節使宋館於儀真抑塞之極無所攄泄以爲由漢以來千有

餘年聖君英主忠臣義士大儒名賢猛將良吏穢亂篡逆愴邪姦
宄關國體係治亂本廢興不爲振而鼓之揭光揭耀搜疵指類則
王道從何而明四壁之內無他文籍乃以素所記憶者取韓杜諸
賢義例皆以吾言斷自漢高帝終於陳希夷絕筆於五季之末自
高帝至于安樂公皆爲漢如王莽曹操荀彧管寧孫堅孫策等皆
爲漢臣吳大帝始爲吳魏文帝始爲魏相錯而書如司馬懿及師
昭等皆爲魏臣至武帝始爲晉而終於桓元其劉石諸僭則亦如
曹操等書其姓名而雜置於晉君臣間宋魏南北亦如吳魏相錯
而書而高歡宇文泰等亦同劉石仍爲魏臣至齊文宣周武帝則
各爲一代隋唐五代亦各爲一代其國初僭僞所并滅者皆載於
本國開創帝王之下如本史云凡以母后稱制者皆不書得二百
二十一人共二百五十篇小者十餘韻大者六七十韻名之曰一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

二

王雅抑揚刺美反復諷詠期於大一統明王道補緝前賢之所未
及者而已非敢妄意於大經大法之後而輒自振暴故不計其工
拙焉始於三年秋閏九月十有九日終於四年春二月十有三日
越十有五曰陵川郝經序

春秋制作本原序

春秋以一字爲義一句爲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
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
人制作之意難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
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
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
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間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
不愆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所素定

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理然後爲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迴澗從之而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說始於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卽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

乾坤正氣集

卷首五

三

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橫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別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敘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其三十一篇始爲升天之階望道之門爾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而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于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

而爲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爾亦未敢謂之詳也中統五年歲舍甲子三月晦陵川郝經書于篋頁館

春秋三傳折衷序

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道道不敢躐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然傳爲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寢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之中各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

四

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而羊亡於多歧則亦昧夫真是之歸矣六經自絕於秦復於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鈎校備爲剖決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傳之不同自夫傳平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

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遷徙往來多厯年所分仕他國扎瘡天昏漸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再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矣故曾子之學自顏氏之後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

誠意正心爲學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乎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謂左氏學者謂爲左邱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邱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廁於不及門十人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顏曾之徒而獨授之邱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

乾坤正氣集

卷三皇五

五

年所作而經終孔某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間爾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邱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恥則賢於顏曾遠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邱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邱明具論其語成左史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邱明也則邱明論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邱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邱明魯史也杜預序謂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

左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沒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爲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錄謂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爲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之記錄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授春秋於邱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邱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此又妄焉者也聖人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

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邱明共之乎親受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爲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貢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大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

元原本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

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不上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

七

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註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嘗疑魯爲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殺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授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諸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縛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

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
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
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
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
左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支辭枝葉戶
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
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爲本不雜
乎他以過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
何休爲之註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
穀梁之學亦盛於漢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
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
唐與孔穎達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註以疏三傳而穎達爲左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

八

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於世然其
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眞是之旨終惑而莫能
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
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
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
書法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
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
之學不專於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
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
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頹然如坤
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
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

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吾欺也不吾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爲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卽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爲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註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爲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於真是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爲據使不相矛盾而脗合於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爲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九

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道爲道受責亦所甘心焉耳中統六年春二月辛丑朔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春秋外傳序

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以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

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爲原道等以左右六經則古之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厄窮而無所爲而後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三十年上卽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誤爲歛兵拘於儀真之揚子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嘗昧以自速戾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于天不以道窮於子也豈可以人之窮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絕哉河陽荀宗道嘗受學於子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採其

乾坤正氣集

卷五

十

本以爲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爲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間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目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志云旣具草以授宗道復爲書此以冠篇首中統六年春二月十三日陵川郝經書於儀真館

09972

